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登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學處第五十四
登九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有衆多敬信施主來至寺中白諸苾芻曰
聖者幸爲我等宣揚正法樂欲聽聞苾芻報
曰賢首汝等有心樂聞法者當詣佛所佛自
爲說彼云聖者唯一大師瞻仰者衆天龍人
鬼皆願聞法知欲爲誰而演法要仁等亦可
爲我誦經苾芻報曰世尊未許諸俗聞已共

起譏嫌捨之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我今聽諸苾芻隨時誦經世尊既許苾芻誦
經彼便日日誦經不息諸有福德閑暇者晝
常來聽既歸家已便於夜中告諸無福營作
之人作如是語君等當知彼諸聖衆於日日

中常誦正法言詞美妙令衆樂聞聽者忘疲
如蜂食蜜時營作者聞斯語已報諸人曰仁
等有福逢佛出世得聞法要獲大利益於日
日中得未曾有報作人曰汝何不聽答曰仁
有福德雖晝聽經家生得濟我等薄福作業

求活恒去聞經終當餓死若其聖者夜誦經者我亦樂聽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往白佛佛言雖在夜中亦誦經法彼便通夜而爲誦經因生疲苦佛言不應晝夜誦經苾芻隨時少宣其法諸來聽者共生嫌意佛言不應隨宜當圓滿說時諸苾芻夜夜常誦諸作業人無暇鎮來時有福人既至家已同前爲說作人自歎我等薄福不得聞經若諸聖者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通夜誦者我等常聞能生福利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

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通夜誦經時有乞食苾芻在阿蘭若住告同住者曰今是十五日我欲向寺共爲長淨并復聽經便詣寺所慇懃聽法乃至夜半時乞食者作如是念今既非時無緣得往蘭若之處且留登九此住於一面坐諸聽法俗人亦住於此時知寺人將滅燈燭俗人告言聖者勿去燈明我助油燭有摩訶羅苾芻共於此卧不用心眠便在夢中見與故二共爲聚集遂即竊言說非法事俗人聞已遂即徧觀見摩訶羅仰腹

而卧口說寢言說非法事諸俗見已共作是

議仁等觀此年老苾芻尚為斯事諸餘少壯當欲如何時乞食者聞俗嫌議旦詣林中於蘭若內習定之人見而問曰具壽於彼寺中同梵行者夜誦經時能令諸俗人生淨信不報言聽微妙法皆生喜信然而有一年老苾芻起俗譏嫌彼問何故即以事具答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由諸苾芻與未圓具者同一室宿及然燈燭有是過生是故我今不聽苾芻與未圓具人同一室宿及然燈燭此是

緣起尚未制學處

佛在橋門毗妙音園中時尊者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唯陀二是羅怙羅于時羅怙羅有緣須至晝日遊處有客苾芻來入寺中見授事人已覓停止處其授事人見羅怙羅出外

登九三

不在即便令客權止房中其客苾芻即取羅怙羅所有衣鉢置之房外時羅怙羅從外靜處還至本房見其衣鉢在房門外悵然而立于時准陀來至其所問言具壽何故愀然似帶憂色答曰我暫出遊有客來至以我衣鉢

棄在房前日時欲暮天復將雨我於今夜何處當卧唯陀報曰隨處隨時且容身卧詎勞憂悒徒倚房前答曰仁具福德有大威神化作草菴即堪止宿我無威力其欲如何唯陀聞已默然而去時有淨信施主爲佛及僧以妙香泥塗拭圓廁羅怙羅見已便作是念非時見佛欲有諮詢無有是處我今宜可於此安自牀上佛於是夜時行時坐以至天明有眠宿以度今宵遂入廁屋權時而卧即於其夜天降大雨去斯不遠於地穴中有大毒蛇依止而住水滿穴中其蛇遂出便往廁上如

來大師得無忘心作如是念若彼婬蛇蟄羅怙羅者此必當死但有其名又釋迦種自恃高慢便生不信作如是語若羅怙羅不出家者繼轉輪王位今既出家無所依怙卧於廁上被蛇所螫枉苦身亡作是念已便舒右手如象王鼻到羅怙羅所擊取其身至已房內安自牀上佛於是夜時行時坐以至天明有餘苾芻於晨朝時嚼齒木潔漱訖往世尊所欲申禮敬世尊常法若欲爲諸聲聞制學處者未至苾芻待其總集其現至者不即令去

時求寂准陀至羅怙羅所彈指警覺告言羅
怙羅汝何處卧彼既覺已知是佛牀即便驚
起惶怖而立准陀告曰羅怙羅向使世尊不
念汝者被毒蛇蟄必定無常但空名在爾時
世尊告諸苾芻曰凡諸求寂無父無母唯有
四
汝等同梵行人共相慈念此等多是阿羅漢
胎終將出離汝等若不共相愍護誰當見憂
是故我今聽諸苾芻與未圓具人齊二夜同
宿無犯時有苾芻忽得下痢不淨汙足房無
燈燭求洗無由遂垂足牀前偃卧經宿天將

欲曉弟子門人入房參問不審駁波馱耶四
大安不答曰不安問言何故具以患狀告彼
令知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應置燈明時
諸苾芻置燈明已有病不眠因斯更重佛言
苾芻有病須然燈者對卧無犯勿致疑心時
看病人亦不敢卧因加疾病佛言其看病人
雖卧燈明亦無有犯時彼病者須受藥食無
人為授遂闕所須佛言未受具人應令共宿
時諸苾芻過二宿已遂不敢睡因更病生佛
言病人雖過二夜共宿無犯有病苾芻不能

自歎令受具者哺而方食時受具人出行不在佛言未受具者亦聽哺食若無此人雖大苾芻自取而哺時諸苾芻於日月光下不敢睡眠佛言日月之光非所避物卧時無犯如佛所制苾芻不得與未受具人過二夜宿時諸苾芻過二夜已驅出寺外被賊惡獸及蚊蟻等之所損傷佛言不應遣彼令出寺外時諸苾芻遣出簷外佛言不應驅出簷外應離房門勢分令其止宿時有苾芻畜一求寂夜令出宿有罪惡苾芻從外來至問求寂曰汝

登九
於今夜何處當宿答言於門屋下時彼師主聞真語聲問言彼說何事弟子具答師主聞已喚入房中一處止宿自便通夜或行或坐以徹天明時弟子門人共來參問不審鄒波駁耶宿夜以來起居輕利氣力安不答曰不安問言何故是時師主具以事答弟子門人白師主曰師豈不聞如佛所言有二種事方成大人一者知是不可爲事即不應爲二者已爲其事即不應捨可令究竟師既愍彼求寂已爲攝養當存終始豈得辭勞師聞便默

爾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如此罪惡人來能驅擯者應共斥逐若不可者應將求寂往餘寺中若於夏內安居已後有惡苾芻來寺中者時彼師主應與求寂同房而宿以至夏終勿致疑惑至夏罷已能驅逐者可擯斥之若不可者應將求寂別詣餘寺時有衆多苾芻隨路而去并將求寂過二夜已便令出宿遂被惡獸之所傷害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令出應分苾芻以爲二處隨夏未滿共宿無犯時諸求寂夜起之時於路睡著苾芻棄

之而去亦被傷害佛言不應棄去應令在前時彼求寂於小食時從索飲食苾芻不與佛言應與至午還索苾芻報曰已與朝餐因何更索遂不與食佛言少年火盛更可與食又與未具隨伴道行苾芻相告曰如佛所制過二夜已不許與未具者同宿彼便警覺通夜不眠遂生勞倦佛言應護明相不假通宵時諸苾芻猶尚疲勞佛言如在行路通夜應眠勿生疑惑時毘波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長大與此二弟子過二夜宿諸苾芻見

告言具壽佛制不許二夜共宿仁今何意故
違佛語當可改之鄒波難陀曰此第二夜與
第三夜有何異相又第三夜豈可飲酒食葱

森耶時有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
何苾芻不奉佛教世尊不聽過二夜與未受
具人同室宿而故違聖教與之同宿即以此
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問答虛實乃至我觀
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者波
逸底迦

又復不改前印左手作拳頭指豎立如期尅
相右手如鉤成印是名降三界印此印能鉤
召一切

又復二手作忿怒拳已復作金剛鉤如期尅
相成印是名金剛鉤印此印善作一切事能
作諸成就

盈九

又復作金剛合掌十指如火燄成印是名鞞
眉菩薩印此印善作種種事善調伏諸惡
又復作金剛合掌復左手如鉤勢成印此印
能鉤召一切亦能作入寤法悉得成就

又復左手作金剛拳右手如三叉成印此印

能脫一切枷鎖禁縛

又復二手如開敷蓮華成印此印能斷一切

煩惱

又復二手作金剛縛二拇指相並成印亦名

降三界印此印善作鉤召調伏最上成就

又復右手頭指鉤左手頭指如挽弓勢成印

此印善作鉤召亦能作諸敬愛

又復如降三界印右手作金剛拳展臂以小

指安左手背成印此印善破諸惡邪印善作

諸成就

又復二手作金剛縛柔軟緊密成印是名金

剛成就印

又復二手作金剛縛二拇指與頭指如金剛

杵成印此印能破壞諸惡所有旛印與鈴印

皆作最勝法亦能破壞諸惡三界中殊勝具

金剛薩埵灌頂印

又復金剛部賢聖印二手作金剛拳依此法

儀本部賢聖以金剛寶作灌頂作金剛合掌

以淨帛覆面二拇指如金剛當作金剛灌頂

已然後依法作禮受持金剛杵乃隨力獻阿
闍梨供養即得成一切法
如是等諸部印相皆依法結同大明用即得
所作成就

最上祕密儀軌分第二十五

爾時諸如來 及大菩薩衆 金剛賢聖等^八
共異口同音 發如是問言 金剛手菩薩
如仁者所說 最上羯磨法 善作諸成就
其所說儀軌 微妙真實理 從無相之法
而現諸儀軌 是儀軌云何 何名最上教

復何爲根本 何名本無有 復名金剛手
以何爲大欲 復何名大樂 何名爲善賢
何名高舉勢 何名諸法中 自在金剛手
內外大心明 云何而出生 根本微妙歌
何說復何義 大金剛三昧 此法名何等
云何菩提心 云何三摩地 云何菩提行
以何降魔軍 云何證菩提 云何本部生
云何欲解脫 何者三種名 云何一切處
大金剛大樂 何不空三昧 何八曼拏羅
當有何果利 及成就儀軌 大祕密真理

無相苾芻如是惡見未捨已來衆僧不應共語共說可惡極惡如旃荼羅白如是次作羯磨應准白成時諸苾芻雖與無相作捨置羯磨然彼惡見堅執不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集僧衆問無相曰汝實作此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我知非障礙習行之時不爲障礙

卷九
九

白佛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廣如前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者謂是無相餘義如上作如是語者說其事也我知佛所說法者謂如來應正諫隨教應語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

等覺法謂佛說或聲聞說說是彰表義障礙法者謂四他勝及衆教二不定三十捨墮九十墮四別悔衆學法習行之時非障礙者謂

不能障沙門聖果謗者謂出非理言不善者招惡異熟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若不捨者作羯磨諫乃至結竟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等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捨者善若不捨者得惡作罪羯磨諫時若作白時及初二羯磨若不捨者皆惡作罪若三羯磨竟時便

得墮罪若作非法等羯磨者彼無有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隨捨置人學處等五十六

時無相苾芻得捨置羯磨往鄒波難陀處啼泣而住鄒波難陀告言具壽無相何故啼泣

報言諸黑鉢者爲我作捨置羯磨鄒波難陀
卷九
曰設與城邑聚落及三界有情作捨置羯磨者豈城邑等而非有耶且勿憂惱當求懺謝如是教已便共言說受用衣食同室而卧時少欲苾芻見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知

彼苾芻是惡見人衆與羯磨未行隨法而與言談爲同住事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問其虛實種種訶責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如是語人未爲隨法不捨惡見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如是語人未作隨法爲言論共住等事便得墮罪若彼身病看侍無犯或共同居令捨惡見此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攝受惡見不捨求寂學處第五十七

登九

佛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鄖波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長大時有異人者謂是無相未爲隨順法者未作隨順懺摩之法不捨惡見共爲言說等者謂作教授依止等事於四室中同宿天明結罪如上此

佛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鄖波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長大時有異處衆多苾芻來至其所與二求寂以爲共住言戲掉舉身相摩觸時諸苾芻後生懊悔便自剋責所犯之罪應責心者責心而悔應對

說者對說而除發勇猛心起決定意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獲大神通後於異時彼二求寂林中採華於虛空中見彼苾芻乘空而至遂還問曰仁等是誰苾芻答言我是某甲彼二報曰仁等豈不昔與我等而爲共住言戲掉舉身相摩觸作諸罪業云何於今獲增上證彼便答曰此事實爾然我後時情生懊悔深自剋責所犯之罪如前具說乃至獲得通果求寂聞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昔與我等共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云何於今得增上果

以此因緣我知佛所說法云習諸欲是障礙者此非障礙具以此事告諸苾芻時少欲者聞是語已不嫌不喜具以其事徃白世尊世尊爾時告諸苾芻此二求寂所言非理汝等應可作別諫法而開曉之若有餘人作斯事者亦如是諫告言汝利刺長大莫作是語我知道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此非是障勿作是語謗讟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佛以種種方便說行諸欲是障礙法汝今二人當捨惡見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徃二求寂

所如佛所教曉喻其事如是諫時彼二求寂
所有惡見堅執不捨作如是語此事是實餘
皆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等
奉教別諫彼二求寂時彼之惡見堅執不捨三九
而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佛言汝諸苾芻應十二
作白四羯磨諫二求寂如是應作鳴椎集衆
衆既集已令二求寂離聞處在見處應令一
人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利刺長大二求寂自起如是
惡見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

此非是障礙與作別諫之時彼二惡見堅執不捨作如是語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令與彼二人作白四羯磨曉喻其事汝等二人莫作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說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欲是障礙法若習行者定爲障礙汝之二人當捨如是惡見此是其白一苾芻向二人所報言衆僧與汝作白四羯磨已作白竟汝今應捨惡見

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彼苾芻應還衆中告言
惡見不捨次作鞞磨大德僧伽聽准白應作
乃至初鞞磨了如前今問若不捨者還報衆
知次作第二第三了時亦如前問如是應作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喚彼二人爲作白四鞞
坐光
磨曉喻之時彼於惡見堅執不捨云此是實
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
等已作白四鞞磨諫彼二人彼於惡見堅執
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佛言汝等苾芻
應與彼二求寂作不捨惡見擯鞞磨如是應

作鳴椎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鞞磨
大德僧伽聽彼利刺長大二求寂自起惡見
如前廣說僧伽爲作別諫及白四鞞磨曉喻
之時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
時到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此二人作不
捨惡見擯鞞磨應告之曰汝等二人從今已
去不得更云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亦復
不應隨苾芻後同一道行如餘求寂與大苾
芻第二夜同室宿汝今無是事汝愚癡人今可
滅去白如是應一苾芻向二人所報言衆今

與汝二人作白四擯羯磨已作白訖汝等應捨如是惡見若捨者善若不捨者還至衆中具告其事廣說如上次應與作羯磨准白應爲作一番訖還令苾芻向彼陳說衆已與汝作初羯磨說應捨惡見廣說如上乃至第三羯磨竟結文准作諸苾芻白佛言大德應如是作時諸苾芻承佛教已喚二求寂爲作驅擯羯磨已惡見不捨便往鄔波難陀所啼泣而住鄔波難陀問曰汝二具壽何故啼泣答言諸黑鉢者已爲我等作擯羯磨今欲如何

鄔波難陀曰若彼爲諸村坊城邑乃至三界作擯羯磨豈村坊等而非有耶汝勿憂惱當就懺摩便受彼二供給供養言談同宿少欲苾芻見是事已生嫌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具知如是惡見求寂大衆與作擯羯磨已受彼供奉言談同宿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問鄔波難陀廣說如上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登九
一若復苾芻見有求寂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

芻應語彼求寂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
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
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
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爲障礙汝可棄捨如是
惡見諸苾芻語彼求寂時捨此事者善若不
捨者乃至二三隨正應諫隨正應教令捨是
事捨者善若不捨者諸苾芻應語彼求寂言
汝從今已去不應說言如來應正等覺是我
大師若有尊宿及同梵行者不應隨行如餘
求寂得與苾芻二夜同宿汝今無是事汝愚

癡人可速滅去若苾芻知是被擯求寂而攝
受餽益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邬波難陀餘義如上有求寂
者謂利刺長大佛者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
開導義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欲是障礙者
登九

十五

謂是五欲習行者謂作其事非是障礙者謂
不能障沙門聖果苾芻者謂此法中人語彼
求寂等者述其惡見與作別諫及與衆諫若
不捨者應擯羯磨語言汝從今已去廣說其
事是不應作共行同宿汝是癡人可速滅去

若苾芻者謂邬波難陀知者或自知或從他聞攝受者與作依止饒益者謂給衣食同室者四種室中與其同宿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是被擯求寂乃至同室宿者波逸底迦若是親族或時帶病若復令彼冀捨惡見雖權攝受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著不壞色衣學處第五十八

佛在王舍城住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二龍王一名祇利一名跋窯由此二龍威神力故於

王舍城有五百溫泉及諸池沼常流不絕時降甘雨五穀熟成爾時世尊調伏難陀邬波難陀二龍王已此二龍王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從大海出昇妙高峯來詣佛所爲欲供養及聽法故時祇利跋窯二龍王見難陀邬波難陀來至佛所而申供養自相謂曰此二龍王每月於四齋日遠從餘處來至此城承事世尊并聞妙法我等云何在此城中不申禮敬我今宜往供養世尊是時二龍王來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

時世尊爲彼二龍宣說法要令歸三寶受五
學處從此已後身及資財並皆增盛既增盛
已即共議曰我等宜可往大海中隨廣博處
而爲居止作是議已往詣佛所致敬既畢在
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我從世尊受歸戒已身
第十九
及資財並皆增盛若大悲世尊哀憐許者我
等今欲往大海中隨寬而住佛見請已告二
龍曰影勝大王是國之主汝等欲去宜可白
知時二龍王辭佛而去便相謂曰如佛所言
似不容許便依舊住然二龍王若於夜中來

見佛者依本形狀若於晝日作長者形後異
時中龍於晝日在世尊所聽佛說法影勝大
王亦於彼時往竹林園既至門所命左右曰
汝往佛所觀有何人時彼左右奉教而去既
至佛所禮佛足已見二長者在世尊處即還
王所白言大王有二長者在世尊處王作是
念彼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敢不起耶
時影勝王欲至佛所彼二龍王見大王來白
世尊曰大德我今先且敬法爲敬王耶世尊
告曰諸佛世尊及阿羅漢等咸敬於法以此

因緣說三伽他曰

若過去諸佛 及以未來者 現在諸世尊

能斷一切憂 皆共尊敬法

言說及行住

常於一切時 尊重於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富盛樂

登九 應當尊敬法

十七 常思諸佛教

時彼二龍聞佛世尊說敬法事雖見王來而不修敬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此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不相敬重便生瞋恨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佛知王意有瞋恚心別作餘言不爲說法時影勝王請世尊曰唯

願大師爲我說法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說伽他曰

若無清淨心

而懷瞋恨意

不能解諸佛

所說微妙法

降伏鬪諍心

及無不淨意

能除於忿害

方解微妙法

時影勝王聞伽他已作如是念由二長者遂令世尊不時爲我演說法要便從座起禮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伺彼佛邊長者辭佛去時應告之曰大王有教爾等二人宜當速去勿居我國于時使人奉命而往彼二龍王既

聞妙法禮佛而去將出竹園使人報曰大王有教爾等二人宜當速去勿居我國二龍聞已便作是念我此長夜情所樂者今不爲勞而能遂願即起密雲降澍洪雨從諸渠澗次入江河展轉隨流至于大海身及資財轉更增盛龍去之後王舍城側五百溫泉並皆枯涸於時時中不降甘雨五穀不成人懷憂感時影勝王見此事已便作是念王舍城內有二龍王一名山二名勝常居此城由彼威力能令五百溫泉及諸池沼常流不絕於時時

中每降甘澤五穀熟成無所乏少忽於今時溫泉池沼並皆乾竭多時無雨五穀不成豈二龍王而命過耶或復逃竄向餘方國或呪龍者之所攝持或金翅鳥王之所啖食然佛世尊具一切智無不觀察我今宜往問彼所由時影勝王卷九往竹林中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有二龍王在此城住具述威力盛衰所由不委今時居止何處爾時世尊告影勝王曰大王當知非彼二龍身死命過乃至亦非金翅所食然是大王自爲驅擯王曰

我曾不憶與彼相見況驅擯乎世尊告曰我爲大王憶驅擯事王豈不憶曾於一時來至我所見二長者在我邊坐大王于時共作何語影勝白佛言世尊我不共語遣使留言報二長者勿居我國佛言彼二長者即是龍王化作人身來聽法要王曰彼二龍王今向何處佛言往大海中王聞語已便帶憂色而自佛言大德我之國界將衰損耶佛言王之國界未至衰損然可愧謝彼二龍王王曰彼在海中我住城邑

求謝無由佛言每於四齋日來至我所而申禮敬王至此日宜可自來我指示之當申懺謝王曰我懺謝時爲禮彼足耶佛言不應禮足宜伸右手告龍王曰願容恕我勿恨前言彼二龍王自當容忍後於異時至褒灑陀曰彼二龍王來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其影勝王亦於是日來禮佛足一面而坐爾時世尊即便現相示其處所此是二大龍王時影勝王便舒右手告二龍曰龍王於我願見懺摩龍王報曰懺摩大王王曰若容恕者願還來此住我國中

二龍告曰我從此處至大海已身及資財非常廣大若來此者無處相容王曰若如是者當失我國龍曰唯願大王勿憂失國可於城外造二神堂一名祇利龍神堂二名跋嚮龍神堂我令眷屬住此堂中六月一時盛興大會我等自來觀王國土不令闕乏王曰善當如是作時影勝王即於城外林泉之所造二神堂每年二時至節會日徧六城所有諸人並皆雲集曾於一時至節會日有南方樂者來至王城時彼樂人自相謂曰我等作何

方便得使衆人情生歡愛多獲財利以自供身時有一人作如是議若說大人殊勝行迹可使衆人情生歡愛多獲財物諸人報曰若如是者世間殊勝無過於佛一切有情共所欽敬我若讚歎攝引衆人因此得財永無闕乏時彼樂人俱共往詣六衆之所禮足而白唯願聖者為我宣說如佛往昔為菩薩時在觀音天宮將欲下生瞻部洲內作四種觀察欲界六天隨應作事咸皆為作降神母腹及誕生時漸至童年出門遊觀見老病死等遂

適林中苦行六年將爲無益道成正覺普濟羣迷如是等緣願皆爲說六衆報曰汝等聞此欲何所爲樂人告曰我欲修入管絃緝爲歌曲時鄒陀夷聞已告曰癡人汝將我佛法勝事奏入絃歌汝可即行不能爲說時諸樂人默然捨去詣尼寺中至吐羅難陀苾芻尼處禮而告曰唯願聖者爲我宣說如佛往昔爲菩薩時在覩史天上来此下生乃至普濟羣迷願爲我說吐羅難陀聞而告曰汝樂聞此欲作何事樂人答曰我今欲取其事奏入

卷九
管絃欲爲舞曲尼便報曰共作要契方可爲陳汝若與我餅果直者當爲汝說樂人曰此小事必當奉與其吐羅難陀尼具足多聞善闍三藏即爲宣說始從生位終至菩提樂人聞已咸取其事修入絃歌樂人于時共相告曰此之勝事令信敬人情發歡喜作何方便令不信者亦起歡心我當一時俱呈兩伎今信不信咸唱善哉遂即徧覓希奇還入僧寺見闍陀苾芻飽食已訖復捨威儀忽有施主持妙飲食來與闍陀子時闍陀情希更食

洗手受已往鄒陀夷所其鄒陀夷食尚未起
即對其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語大德鄒陀夷
存念我苾芻闡陀已足食訖復得如是美好
飲食今欲更食願與我作餘食法時鄒陀夷
卷九
取兩三口食已告曰去此是汝食隨意餐啖
時彼樂人見斯事已便作是念此好緣由我
若作者能令不信之輩亦發歡心即便往彼
作樂之處手振鼗鼓廣集諸人作衆伎樂始
從菩薩覩史天下迄至普濟羣迷並悉奏入
管絃盛為舞樂敬信之類生希有心皆云奇

哉樂人善為歌唱多贈錢賄有異常倫于時
樂者復更思惟不信之人終須汲引遂令一
人作闡陀形復遣一人作鄒陀夷狀却坐而
食其闡陀形者即以瓦椀盛灰滿中上置沙
糖至鄒陀夷處蹲踞而住報言大德鄒陀夷
存念我闡陀苾芻已飽足食復得如是美好
飲食情希更食願與我作餘食之法時鄒陀
夷樂人取沙糖食便以灰椀覆彼頭上告云
此是汝物隨意餐啖時不信人見其希有並
皆大笑唱言美樂多遺珍財時諸着人戲散

之後隨所至處如前次第話向餘人六衆苾芻展轉聞說共相議曰無識偈伎模我形狀戲場之內用作希奇我今宜可與彼樂兒作無益事即相謂曰我等宜應向姊妹邊共憶戲事即便至彼而告之曰姊妹如我世尊爲菩薩時所有行迹當時有一樂者名高臘婆取菩薩行歌入管絃我等雖看有憶不憶即便共歌其事無有遺失遂即往至二神堂所去其不遠張設戲場青布傍遮紅禪上覆既布置已六衆俱來時鄒波難陀即著俗服以

彩鞢纏頭手拍鼓鼓自餘諸伴皆爲舞樂鼓聲纔發大衆雲奔棄彼戲場皆集斯處時彼樂人間音竒絕亦並俱來觀其所爲成成絕代共相謂曰此等爲是天爲龍藥又乾闥婆等來此歌戲各生竒異共捨資財于時六衆戲訖散場所有錢財並收將去時諸樂人亦隨其後觀知住處便見六衆入竹園中樂人在門伺看其事時鄒陀夷出寺門外於其耳側尚有雌黃樂人見之問言向爲伎樂豈聖者耶答言是我故欲辱汝癡人豈容汝等假

我感光以爲活命反相調弄作我形儀對衆人前以當訶笑若汝去處我必隨行令汝長時一無所獲我等不將戲具借覓權充汝等擎持諸事辛苦見是語已樂人請曰唯願聖者恕我一愆迦陀夷曰若汝得財悉當與我

知識俱生嫌賤云何苾芻著俗白衣躬爲伎弄雖諸樂人並不免輸物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衆如俗譏嫌問知虛實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共爲盟要即我不隨行樂人議曰我若不與相惱未休是故今時得者皆與遂還本處咸共憂愁彼有知識來問之曰仁等何因各懷

憂色答曰我今被罰豈得不憂問曰是誰答若復苾芻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卷九色若青若泥若赤隨一而壞若不作三種壞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

言釋子問言何意即以上事具悉告知時彼

二種新一謂衣體是新二謂新從他得此中

新者謂是新衣衣有七種具如上說青者謂
青色泥者謂赤石赤者謂樹赤皮染壞色者
謂壞其白色若不染壞而受用者得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得新衣於三
種色中不隨一而壞者皆得墮罪無犯者謂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音釋

窟 研計切窟中漱七小女
窟有言曰窟中漱七小女
固也蟄 蟄之列切蟄施隻切蟲
蹲 蹤居御功蟄徒刀切有
蹲居御功蟄徒刀切有
蹲 蹤居御功蟄徒刀切有

永樂北藏

法華部毗奈耶

第八二册

